

# 道法自然

帝王心态



李漫博 著  
孙新强



中国文学出版社

# 道法自然——

帝王的心态

李漫博 孙新强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封面设计：赵守斌  
责任编辑：吴善祥  
(京)新登字137号

## 道 法 自 然

——帝王心态

※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24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保定市报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 16.5印张 390千字  
1993年8月第一版 1993年8月(保定)第一次印刷  
印数：1—51,000

ISBN：7—5071—0177—0/G·17

---

定价：平装9.80元 精装18.90元

## 致读者

本书是一部建立中国道性哲学体系，统览西方理性思维，草创大通学说，修炼个人心态的著作。

人的一生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地位、视角、思维、心态在不停地变换。如何得到最佳心态，乐对人生？这是本书对个人的价值。

社会在发展，社会思潮、体制、法律、政策、统治方法需要不断变革。人类社会如何走出危机、摆脱困境、实现合理公道走向大通？这是本书的社会历史价值。

华人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全息缩影”。华人因推崇西方的信仰、思维方式、价值准则而分崩离析，相互猜疑、对峙仇视、争斗残杀、冷漠隔绝，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悲哀。我们提出“泛华人主义”的口号，号召全世界华人，放弃西方理性主义的偏见，在中国传统信仰、思维方式、价值准则下重新团结起来，把中国建成华人真正的家和根，找回华人的尊严和自信。这是本书的民族价值。

在家中有家长，在单位有首长，在群众组织中有领袖，在国家有帝王。如何当好统治者？这就需要超然的心态、玄览地观察、“有为”与“无为”的运作、天道与人道的损益交替。这是本书的现实意义。

本书仅作为大通学说的铺垫或哲学准备，如果想更全面系统地了解大通学说，请读不久将面世的《大通社会论》。

红极一时，提出问题，危言耸听的书太多了，我们的书在于解决问题！

一种方化思潮的形成，一个学说的产生，是一个历史时代，一个群体努力的结果。我们做了开创工作，接下来，需要文化、出版、发行界的有志者，共同推动传统哲学以及大通学说的传播、研究与

深化。我们愿意与天下朋友共同当面讨论,听取您的批评指教,解释文字难以传达的精微。我们期待着您的邀请,我们盼望您的来访。

## 自序

我们把此书献给读者，目的有三：第一，建立中华民族的传统哲学体系，即道性思想体系，与西方的理性思想体系并立；第二，彻底清除中国人在哲学思想上的民族自悲感，彻底清除理性思维对中国思想和信仰的破坏和奴役。清理西方理性思想体系，并包容理性哲学的优秀思想；第三，以道性哲学为指导思想，初创大通学说，展望中国未来大通社会的结构。

此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老子解意》，力求用现代语文和现代知识，按老子的心态和思想，重写一部《老子》。完全、准确、活生生地反映老子思想的全貌。并丰富它发展它。第二部分是《关于公道与公理的谈话》，力求运用道性哲学体系，统观人类社会，统览人类历史，统领人类思想，构思中国合理、公道的社会体制的基本框架。

我们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学习、探索、考察，抱着极大的热情写成此书，抱着充分的自信把此书奉献给读者，真诚希望与读者同共探索中国乃至人类的前途。

一个民族可以没有一切，但是不能没有信仰。有信仰的民族，没有土地可以夺取土地，没有财富可以创造出财富，没有荣誉可以赢得荣誉，失去尊严可以讨回尊严，甚至衰落了可以复兴，战败了可以重振雄风。

一个民族可以放弃一切，但是唯独不能放弃本民族的信仰。服饰可以改变，饮食可以改变，技术可以改变，娱乐可以改变，甚至遗传基因都可以改变，仍可以洒脱地生、洒脱地活、洒脱地死；然而一旦失去了本民族的信仰，就会成为这一切的奴隶，就会从精神上受到异族的奴役，永远失去了做主人的资格。找回我们的信仰和灵魂吧！我们用一首诗与各位共勉：

集天下之香木兮，引苍穹之天火。  
燃汪洋之水兮，焚大地之朽木。  
升万丈之紫烟兮，弥漫千里之吉云。  
中华之凤欲涅槃兮，再造革新。  
大道助我以太之狂飙兮，扶摇直上星汉。  
玄理助我以良机兮，却莫坐失。  
志士需当努力兮，勿惧困苦艰辛。

## 前 言

中国本土文化，有三大流派：第一是道家，第二是儒家，第三是墨家。三大流派合起来组成了中国本土文化的总体，反映了中国人的基本心态和不同的社会主张，共同决定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确立。但是，三大流派各有侧重：道家揭示的是帝王或统治者的心态以及建立社会结构的原则；儒家揭示的是士君子的心态以及国家的统治原则；而墨家揭示的是平民百姓的心态以及平民对社会、国家的理想。帝王、士君子、百姓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主体。还有些人是超凡脱俗的，他们避开人世，反对社会的约束，追求绝对自由的生活，那是庄子与佛家研究的领域，我们现在还不想讨论。

统治者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身份，他们是社会政治的中心，是社会利益与社会需求的集中代表者，是社会正统文化的人格化。帝王的功用在于调节两大基本矛盾：第一个矛盾是人类与自然世界的矛盾；第二个矛盾是个人、阶层、阶级与社会整体的矛盾。自从中国的盘古开了天地，欧洲的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这两个矛盾就产生了，一直到现在依然存在。人类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相平衡，个人、阶层、阶级的发展与人类总体的发展相平衡，是帝王的基本任务和工作核心。完成了这个任务，做好了这个工作，就是合格的帝王，相反，就是不称职的帝王。在平衡的社会中，人人都过着各得其所、各得其乐的生活，这样的社会也叫做公正、和谐、完美的公道社会。

帝王的特殊身份、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决定了帝王必须统览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整体，必须统览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全部过程和整体。只有这样，帝王才不会被一时一事的利益所迷惑，才不会被有限的认识所困扰，才不会被个人的



经验和阶级的局限性以及历史的局限性所左右，才会以不偏不倚的“虚无之心”，以“实事求是”的当下之心对待社会生活。

帝王所守持的“宇宙大道”、帝王所把握的人类的“大德”、帝王所操纵的万事万物的总机制，正是《老子》这本书所揭示的内容。《老子》这本书，是人类第一大妙书，它非常简单，只有五千言，但它又非常全面，非常深刻；它揭示了自然以及人类社会的总的存在状态和运动方式；揭示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最高心态；揭示了帝王调节社会、建立社会体制的最一般的原则和方法。

人类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比起老子生活的春秋后期，人类的社会发生了许多变化，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越来越多样。但是人类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没有变化的，人类生活的实质也是没有改变的，所以人类生活的一般原则和方法也不会变化。《老子》所提出的根本法则，就是在今天也发挥着深刻的作用。社会的发展，使人类逐渐融为一体，如果人类能实现大通，如果各民族、各种族、各个国家能够放弃狭隘的偏见，那么做为全人类的统治者，必须学会老子的方法，必须具备老子的心态，它可以做为人类大通的文化基础。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之处。老子哲学的真正生命力，必将在人类大通的进程中得以最充分的体现。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成了战败国。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落后受辱的地位，于是有人开始怀疑我们的文化，由怀疑变成无视，由无视变成无知，由无知变成谩骂，由谩骂变成疯狂的否定，由疯狂的否定变成了文化上的奴隶主义、虚无主义，进而提出文化上、精神上的全盘西化，并向西方理性俯首称臣。这种谩骂父亲以哗众取宠的人，到现在也还很有市场，还在四处兜售所谓民族文化的忧患意识。

他们这些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中砸到根据，来证明中国文化的劣根性、腐朽性、消极性、不发达性等，给传统哲学打上“唯心”、“唯物”、“形而上学”、“辩证法”、“朴素

的”、“不发达的”、“缺乏理性的”、“直观的”等等标签(俨然一幅马克思主义者的神态),这不但证明了他们对西方理性缺乏居高临下的总括的宏观的认识,更证明了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彻头彻尾的无知。

要理解《老子》,必须排除杂念,以“虚无之心”来对待它。如果用西方理性的解剖刀把老子分割得支离破碎,那就不再是《老子》了。所以,我希望《道法自然——帝王心态》这本书的读者,首先放弃先入为主的西方哲学观念,等读完了这部书之后再作评说。

老子的哲学,不是西方的理性和科学,更不是被黑格尔贬低成的知性(黑格尔曾经把中国的道性贬低成知性,这是对中国文化的无知)。“知性”是感性与理性之间的中介,是低于理性,高于感性的东西。理性表现为西方的哲学和科学,他们从所谓的公理出发,建立一整套“严密”的逻辑体系,以此来蔑视中国的道性。实际上科学就是不科学,公理本身就是人类时下认为正确的基本假设,而这个假设的真理性是十分有限的,是建立在不完全归纳的独断之上的,在空间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时间上有很大的阶段性,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科学体系随着领域的扩展,随着历史的进步逐渐成为荒唐可笑的东西。

而老子的道性却不然,他站在了自然和人类之外,统览万物与人类,直悟万事万物的本性,直观其运动方式和存在状态,得到的则是对万物全方位、全过程的明了。他不证明,也不建立逻辑的链条,只关注事物的存在状态与发展状态。看起来似乎不严密,但是却比那貌似严密的東西更加深刻、更加广泛。西方的科学只配用来做它的注解。当然,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只具有一般知解力的人,悟性比较低的人,从经验出发的人,是很难理解老子的。在人类的经验与老子的大彻大悟之间,确实缺乏必要的桥梁,所以几千年来,老子被人们叫做玄学,被冠以神秘主义的帽子。甚至被无数次地曲解。因为他确实没有一般人认识事物的必要的归纳、分析过程

和演绎、综合过程。今天，我们之所以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老子，不得不归功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的事实，无数次地证明了老子所揭示的宇宙存在状态与基本运动方式的真理性。

道性的完善性，不仅仅告诉人们知识，更在于它对人类认识的启示和提供的心态。西方的理性教给人们的是一条生硬的僵死的逻辑链条，至少也是明明白白一系列的原则，看起来有很大的操作性，也可以达到思维的省力。但是一旦逻辑链条出了问题，就把人引入歧途，导致实践上的错误。因而几乎每一个成功的科学家，都修正了前人的“逻辑”，并不十分看重自己的发明。而老子哲学的完善正是在于他完全地打破了这些看起来省力的原则，给人一个“虚无之心”研究当下万物的启示，所以他的哲学总是灵活的、通变的，他的唯一原则，就是打破一切生硬僵死的教条。遵守常规体现的是人类企图省力的惰性，打破常规才体现人类智慧的实质。

老子哲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从来不孤立地看问题。他不是个社会学家，去研究分散的孤立的社会现象。他不是个经济学家去研究怎样节省人力与自然资源。他是个以整体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的人。在他的著作中，涉及了人类交往的全部的社会关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提出了最高原则，所以做为一个帝王或社会革命家，他可以读《老子》，但必须了解《老子》所提到的全部内容。

几千年来，真正地读懂了《老子》的人太少了，一知半解的人却是太多了，所以《老子》在很大程度上被曲解了。老子以后的庄子、韩非子以至后来的道教，都把自己的宗师定为老子，但是他的每一个流派都不过是分得了老子的一部分，远不是老子的全貌。韩非子继承的是老子关于社会的大道，具体运用了老子调节社会结构的原则，为秦始皇建立新的社会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在他重视人的社会关系，重视外在的社会结构的同时，却忽视了帝王内心的修养，逐渐地发展成为帝王治国的权谋法术。所以到了后来权谋

家们也都引证《老子》，使《老子》背上了兵书、权谋方术的名声。当然《老子》如果被权谋家所运用，也确实可以成为诈术的鼻祖，但这不是老子的本意。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另一半，所谓“长生久视之道”。老子的哲学有两个方面的指导意义。一方面，是指导调节社会、调节自然，以达到人类与自然的平衡。另一方面，是指导调节自身，使自身与自然的变化相平衡。到后来，道教练气功、炼丹、辟谷、服药都是想通过调整自身的方法，达到个人与大自然的绝对和谐，“不生不死、长生久视”。因为改造自然要靠全社会的力量，但在人类克服自然界的束缚时，又受到了社会关系的束缚，所以不如修炼自身、避开社会关系更加直接，这就是道家养生的本质。人到底能不能通过自我调整的方式，达到与自然的和谐呢？这要由气功师们解答，我本身没有体验。但它确实是一条人类与自然达到平衡的捷径，而且是绝对不破坏自然界的和谐的。现在出了不少有特异功能的人，我想大概是可能的吧！也正是这样，道教把老子做为师祖，而且把念《道德经》做为修道的第一课。老子又与老道联在了一起，被他们塑了泥身，供了起来享受香火。我想如果老子在世也会哭笑不得的！是道教为了找到形之上学的理论基础，硬把老子拉进了宗教（准宗教），但这不是老子的本意。我们在学习《老子》时，千万不要把老子与老道混为一谈。《老子》是治国修身的大道，打板算卦混饭吃的老道与老子无关。正象出现了拉大旗做虎皮的假马列主义者不能归罪于马列主义一样。

要全面准确地理解老子，是件很难的事。我自己考虑了十年，也不敢说达到了全面准确地具备了老子的心态。读懂他的文字是一回事，形成老子心态又是一回事。但只有读懂他，才会进入这个心态，正像只有上了桥才能过河一样。我想，理解《老子》有两个途径：一个是顿悟，一个是渐悟。大气功师们通过修炼来体会参悟，可以直入其内。但他们是大大天才，生来就有超人的灵性，不是普通人

(比如我)可以达到的。所以真正了解老子的很少。而一旦真正领悟了,他们又不愿开口谈《老子》了。既使谈也会显得可笑,或是玄奥难懂。因为普通人走不通这个桥。由于《老子》揭示的是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大道,而且没有必要的实证说明,所以知识不足的人也很难走过这个桥。老子是周朝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一定读遍了当时所有的藏书,一定是个博学的人。他的学说也正是建立在深厚的知识基础上,所以没有老子的知识水平也很难理解他。由于中国自然科学不发达,因此《老子》确实缺乏实证的基础。现在不同了,自然科学从各个侧面揭示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社会科学也从各个侧面发现了历史运动的规律,所以《老子》的大道到了今天才有了实证的基础。也正是有了这个实证的基础,老子才会被更多的人所理解,被全社会所运用。神秘主义的面纱被自然科学揭开了。所以我想,老子哲学的新纪元就要开始了。科学是普通人达到《老子》的桥梁。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

在我们进入《老子》之前,我们先比较一下东西方哲学,这是很有必要的。西方哲学我们以黑格尔为代表,因为他是西方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实际上,在西方只有德意志民族是真正有哲学的民族。在哲学的基础问题上,这两大哲学体系是有很大差别的(如果黑格尔的著作翻译准确的话)。首先,我们比较一下两个大哲学家对于世界的存在状态和运动状态的不同认识。黑格尔的逻辑起点是“绝对精神”,实际上就是万物宇宙的“内在之理”;老子的哲学起点是“道”,道就是虚无。黑格尔和老子都提出了世界存在的两个基本概念“有”和“无”。黑格尔对于“有”和“无”有科学的定义,他把“有”做为逻辑的开端,把“无”做为没有规定性的“有”,也就是还不存在与外界联系的“有”,没有“性”或“质”的“有”,所以“无”是“有”的一个阶段。而老子的“有”与“无”的概念却与黑格尔的根本不同,老子的“有”和“无”是事物的两个方面,“有”与“无”之和才能产生一个事物。并把“无”作为哲学的起点。“有”与“无”是相生相灭的

关系，“有”的内容是“元素”和“气”以及结构等，“无”的内容是虚无，“有”是实体、“无”是功用。《老子》的“有”“无”，直接关注的是事物的“性”。而黑格尔的“有”的第一个规定是“质”。性和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质”侧重于事物的内在的构成，“性”侧重于事物之间的联系。由于这个哲学的起点不同，导致了在认识论上的一系列差别。在这里无法深入论述，以免影响主题。

从世界的运动方式上看，黑氏的逻辑过程是“正反合”。“正反合”导致了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也就是“正反合”本身是个环节，但是从运动方向上是上升的前进的，而且“正反合”一旦达到了“绝对精神”或者“绝对理念”的境界，便告终结。马克思说黑格尔的过程是辩证法、体系是形而上学的，正是这个哲学命题，导致了黑氏对于“德国”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赞美，认为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或最高形式，最合于理性。

老子认为世界的运动是循环往复的。“反者道之动”“道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他的运动是一个环。一个没有开口的太极环“☯”，太极环是中国哲学最形象，也是最抽象的表达方式。从环的意义上讲，人类社会无所谓高级形态与低级形态，都不过是环上的一个阶段。万物有生就有死，有死就有生。生生不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黑格尔的循环式上升，不过表现了这个大环中的一个片段。世界由各个不同的小太极循环组成，小循环又构成了宇宙的大太极循环，实有物质世界的时间的可逆性不过在于时间的循环性。

在认识论上，黑格尔为了达到思维的正确与思维的省力，规定了辩证思维的四大规律，即：抽象与具体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归纳与演绎的统一。这四个原则在思维中确实是有效的，特别是对于科学体系的建立。这足以使德意志民族感到骄傲！

而《老子》的认识论则是“涤除玄览”，清除大脑中先入为主的观念，使自己保持“虚无清静”之心，然后以“虚无之心”静观当下的

事物，永远以“虚无”的新鲜的心态，对待事物，这样，事物的本性自然就呈现在你的面前。然后直悟其内，以小见大，以近观远，以局部观整体，以小太极观大太极，以大太极观小太极。这是一种全息法的认识论，用现代语言表达就是：每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功能的局部，都包含着整体的全部信息。正象中医看看舌头、把一把脉就可以了解人的五脏六腑的病变一样，在小太极循环中包含了大太极循环的道理。

从方法论上看，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对立统一，是在斗争性中把握统一性，斗争性、不平衡性是绝对的，统一性是相对的，是“有为”之法。而老子的方法论是循环论和平衡论。循环与平衡，以“损有余而补不足”为机制，使万物的运动达到平衡状态。在自身存在的同时，对立面也存在，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对立面也发展，是“无为”之法。

以上两大哲学体系在基本问题上是不同的，谁优谁劣？我看最好不去评说，用历史来说明吧！

如果想把握一个根本点的话，这样两句话最有代表性，即“太初有为”和“太初无为”。歌德在他的伟大史诗《浮士德》的开篇第一句话写道：“太初有为”。（《浮士德》是德国哲学最完美，最生动的体现。）而老子在他的不朽的哲学诗《道德经》的第二篇就写道：“太初无为”。这是东西方最高心态的集中写照。

提起传统文化，人们自然会想到儒家，想到孔子，这是对的。但是孔子的儒家文化，只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中国文化的基石却是黄老哲学，也就是道家哲学。如果把中国文化比作一棵树的话，那么儒家文化是枝叶、花朵和果实，道家文化是主干，道家哲学是大树的根本。所以人们首先着眼的是大树的花朵和枝叶，然后才是主干和根基。儒家文化之所以光辉灿烂，有赖于道家文化这个深厚的根基。儒家是显学，它首先在宫廷士大夫和皇族中推行，当它在宋朝更加广泛地推广到民间时，儒家文化就走向了没落，这时

儒生们也不再重视道家文化的研究了。道家是隐学，它首先是在建立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时运用，也就是说它首先是建立社会结构的原则和学说。一旦人们按此原则建立了完善的社会结构，人们过上了各得其所的生活，社会基本上达到了和谐的状态，那么，人们很快就会忘记它的存在。这正如空气的存在一样，当空气新鲜充足时，人们生活于其中，并不觉得它存在。而一旦人们失去了空气，或是空气受到严重污染时，人们才意识到了空气的存在。明清两朝，中国的中央集权统治下的郡县制国体，达到了很完善的程度，人们不必为社会制度而动脑筋了，所以道家思想成了少数修炼者的学说。相反，在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的初创时期，黄老哲学则处于统治地位。黄帝哲学产生在原始氏族社会向诸侯分封制国家过渡的时期；老子哲学产生在战国前期，这个时期是诸侯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化的时期。在中央集权制国体不完善的秦汉唐时期，老子哲学一直被统治者所重视，成为完善国体的指南。秦国的《吕氏春秋》、汉朝的《淮南子》、唐代大规模的老子研究和诠释，都说明了这一点。就是宋代王安石注《老子》的目的，也在于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武器。

今天，中国又处在了变革时代，资本主义共和我们尝试过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尝试过了，现在，我们又要进行重新的改革。这一次我们要建立怎样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呢？总之一句话叫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这句话的内容是什么？大家都在探索，我相信先哲老子会给我们提出许多有益的启示，这也正是本书的目的。

“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恶习曾经使中国走向衰败、腐朽，同样，传统文化的精髓也能重新振兴这个民族。正象参天大树虽会腐朽，但种子还可以重生一样。传统文化的种子并不是劣质基因。

在思考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要善于区别什么是中国文化的



传统,什么是传统文化的恶习。传统与恶习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民国年间,有许多思想家曾经入木三分地批判过中国恶习,这是对的。但是把恶习当做传统来否定中国文化是错误的;把恶习当做国民性,来谩骂整个民族也是短视的。恶习是一个历史时期国民形成的僵化的陈腐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虽然是传统在一个时期的表现形式,但不是传统本身。而传统是贯穿民族发展始终的生命力所在,是全民族对生活的根本的理解,是民族对自然和社会的总认识,是根本的生活准则和民族的一贯追求。恶习是枯枝烂叶,传统是内在基因,我们必须善于区分它们。老子的哲学正是民族文化的基因,让我们深入地思考、悟化老子吧。